

告子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上

凡二
十章

杞音起
捲驅員切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

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桮音杯。棬丘圓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

桮音舉
厄音支
匪音移
揉上聲

理也。杞柳桮柳桮棬屈木所為若厄匪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

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

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

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

澄音營
近去声

搏音博

穎蘇朗切

夫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

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

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湍波流

澄同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孟子曰水信

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

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言水誠不

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今夫水搏而躍

之可使過穎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

跳音迢

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

猶是也

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

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告子曰生

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

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

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

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與平聲下

差參差之
別必列切

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

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

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

上上声
下去聲

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

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

○告子曰食色性也

粹音隧

錯七各切
蠢尺允切

紉音雲
紉音喘

繆與謬同

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

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卽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

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

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

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

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

義乎

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

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曰：吾弟

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

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

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

義在外。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

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嗜同，夫音

扶。○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

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

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

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

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
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孟子子問

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子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

之言而未達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

故私論之

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鄉人長於伯兄一

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

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長上聲○伯長

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公

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

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

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

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

在鄉人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

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季子

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

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

則飲食亦在外也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

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公

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亦生之謂性食色

夏去声

獲入声

性也之意近世蘇氏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

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

好暴好去聲○此卽湍水之說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

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

比干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

商王元子疑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

也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

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

知矣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

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

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

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

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

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去聲舍

上聲蓰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

鑠式灼切
音燥

蓰音屍

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
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
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
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
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詩曰天生蒸民有
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詩曰天生蒸民有
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
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

好是懿德

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眾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

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卽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卽有清

善去聲

揉上聲

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孟

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

藉慈夜切

舜音謀坊
本作舜今

舜字典作舜
種上声

淳音亭

磽音敲

覆去声
瘠音者

屨音句

也賴藉也豐年衣食不足故有所賴藉而為
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夫舜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

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

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扶音

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舜大麥也耰覆種
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

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
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

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

似天下之足同也

蕢音匱○蕢草器也
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

未必適中然必似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

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

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

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

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

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

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

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

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

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

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

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

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然猶可也

處上聲

參音宦

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

蘖音梟

長上青
閒斷之閒
去聲
身音衙

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
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
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
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蘖五割反
牛山齊
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
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眾、故失其
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
嘗閒斷、故日夜之閒、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
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
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
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
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